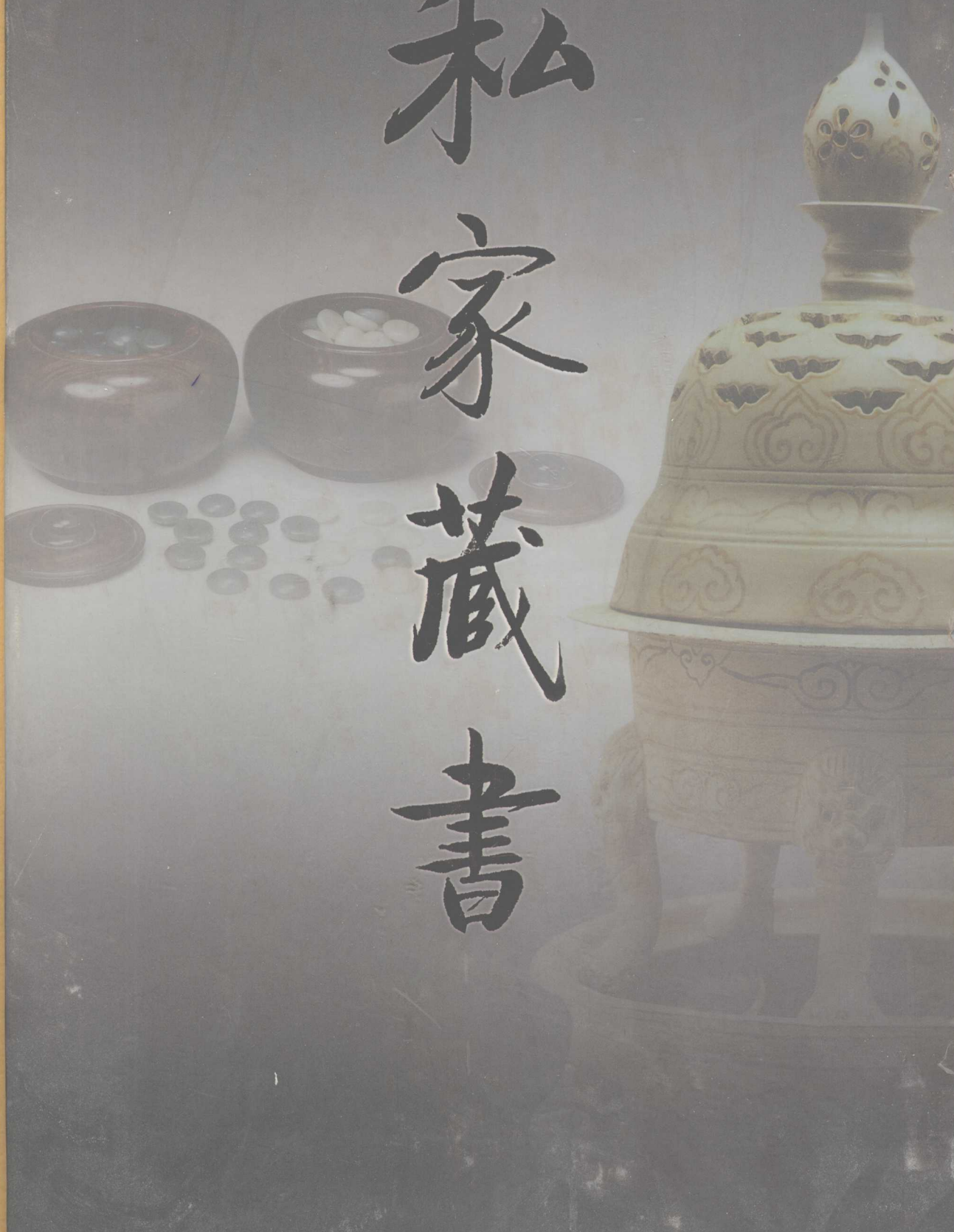


私家藏書



私家藏書



啓功題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家藏书/聂明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
(华夏藏书系列)

ISBN7-81056-522-2

I. 私… II. 聂… III. 古籍—汇编—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794 号

书 名 私家藏书
主 编 聂 明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68472815 6893221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0 印张
字 数 34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522-2/Z·8
定 价 1660.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夏藏书

目 录

第四部 私家藏书

第四卷

元代野史	(一)
十尾龟	(三七七)

元代野史

许慕義

诗曰：

幹难河边王气钟，天教胡虏逞英雄；
亡金灭宋浑间事，从此声威震亚东。
胡运方张汉运终，中华文物尽成空。
百年未滿群雄起，二七相传教已穷。

第一回

泣孤孀别鹄离鸾
巧遇合乘龙跨凤

层峦重迭，流水弯环，丛林夹道，古木参天，于群山回嶂之中，现出一片平畴旷原。此时乃是四月天气，塞北地方，春色初来，那片平畴，岫屿拱卫，烟云缭绕，虽没有江南地方的桃红柳绿，风景宜人，但是河流萦带，映着那山林景色，也就倍觉鲜妍了。在这寂静无声、山林沉默的当儿，忽听得马蹄得得，自远而来，其行甚疾。一转眼间，便见两骑高头骏马，驮着两个年青力壮、身材魁梧的塞外英雄，直向这不儿罕山的平畴而来。两个少年到了不儿罕山内，见着这片平畴四面都有山峰环抱，河流错杂，更兼正在春天，树木欣欣向荣，草色芊芊铺

地，真是别有天地一般。那走在后面年纪略轻的少年，见了这般风景，便唤着前面年纪稍长的少年说道：「哥哥，这地方的山川形势，比到俺们住的阿儿格乃衮山，又要高过数倍了！俺们何不弃了那地方，迁移到这里来居住呢？」那年长的少年听了，随即说道：「朵奔巴延，你的话说的未尝不是，这样的好地方，我心里也很是艳羨！但恐怕已经有了主儿，不能遂我们的心愿了。」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恼得跳将起来。他急切之间，也不叫那少年是哥哥了，直呼着他的名字道：「都蛙锁豁儿，你怎么没有志气呢！便是这地方有了主儿，又待如何？放着俺弟兄两人这样的英雄，即使那主儿生得三头六臂，和天神一般厉害，俺也要将这地方夺了过来，扎营居住呢。」都蛙锁豁儿道：「兄弟，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心中惧怕，不敢要这地方，只因未知这地方究属哪一部的管辖，不能不打听清楚，便冒冒失失地迁来居住。你心内既深爱这地方，我们且向前去，找个人问明这主儿是什么人，方可设法迁移。」朵奔巴延听了这话，方才平了气性，便和都蛙锁豁儿，各自牵了坐骑。

才出山来，走不到半里路远近，都蛙锁豁儿忽将手中的马鞭指着前面对朵奔巴延说道：「兄弟，你可见那边行人里面有个艳美的美人儿么？」朵奔巴延道：「美人便怎么样？哥哥瞧着心里爱他，莫非要娶他为妻么？」都蛙锁豁儿道：「我已娶

有妻房，如何还要这个女子？只因你年已长，还没成就亲事，意欲问明这个女儿，如果没有许字，便说给你作为妻室，岂不很好么？」朵奔巴延正在壮年，巴不得娶个妻房，以免寂寞。听得都蛙锁豁儿要与他说亲，心内自然愿意，便道：「我们和这群人，距离得很远，瞧上去觉着这个女子坐在车中，似乎身材窈窕，很是美丽，不知近看时究竟长得如何。」都蛙锁豁儿笑道：「你要辨别他的妍媸，不好跑上去仔细观看么？」朵奔巴延好色心重，听了这话，果然放开大步，跑向前去。见一丛百姓里面有一辆黑油车儿，车上坐着一个少年女子，丰容盛鬋，杏脸桃腮，端端正正坐在车上，好似天仙下凡一般。果然远看不如近看。朵奔巴延一见这个女子，觉得眼花缭乱，半个身子几乎软化下来，痴痴地立在那里，眼睁睁地望定那车儿，一声也不响。忽觉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方才回转身来看时，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哥哥都蛙锁豁儿，满面含着笑容问道：「如何？这女子可算得美人么？」朵奔巴延也没工夫和人说话，只点了点头，仍旧回身，一眼不眨地瞧着车上的女子。

都蛙锁豁儿见他失神落魄的样子，心内很是好笑，忍不住朗声说道：「你发痴么？光是看着有什么用处，何不上去问明他的姓氏呢？」朵奔巴延经这一提，方才醒悟转来，暗道：「我真糊涂极了！不问明他的来历，如何可以说亲呢？」便抢上几

步，向这群人问道：「你们从哪里而来，欲往何方去？」众人之中走出个老头儿答道：「俺是豁里秃马敦尔干的一家，本来是巴尔忽真的主儿，迁居在豁里秃马敦地面，因为那地方禁捕貂鼠等物，无以为生，所以带着家属，全伙儿投奔此地。」朵奔巴延又道：「这车上坐的少年女子，是你什么人？」老头儿道：「是我的外孙女儿。」朵奔巴延又道：「他叫什么名字？」老头儿听到这里，勃然变色道：「俺与你素不认识，俺行俺的路，你干你的事，两下水米无交，你如何盘问着俺，连俺外孙女儿的名字都要究问起来，岂非奇事么？」朵奔巴延见老头儿出言责备，心内不禁火冒，正要大声呵斥。都蛙锁豁儿见兄弟举动冒昧，深恐把事情闹决裂了，连忙上前，将朵奔巴延推在一旁，自己趋上前，向老头儿深施一礼，陪笑说道：「老人有休要发怒，刚才我这兄弟，并非怀着歹心前来盘诘行踪。我便是前面阿儿格乃袞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那个问你来历的便是我的亲兄弟朵奔巴延。我两人在蒙古部落里面，虽没什么了不得，也还小小的有些名气，老人家想必也听人说过。」那老头儿听到这里，便减去了怒容，换了喜色，说道：「你原来是阿儿格乃袞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么？俺听得人说，都蛙锁豁儿兄弟两个都是了不得的英雄，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因此很想一见，不意却在此处会着。」都蛙锁豁儿忙道：「惭愧得很！我兄

弟二人年纪尚轻，有什么能耐敢劳老人家称许。但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还请赐教。」老头儿道：「我名巴尔忽台蔑尔干，生平只有一个女儿，名唤巴尔忽真豁呵，嫁给了豁里秃马敦地方的官人，生下一个外孙女儿，取名阿兰郭干。俺本来随着女儿女婿在豁里秃马敦一块儿居住，近来那地方忽然发生了禁捕貂鼠等物的禁令，所以携了家眷要在不儿罕山居住，因此前来的。」都蛙锁豁儿道：「这不儿罕山难道没有主人么？」老头儿道：「这山的主人也是有名气的，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地方原来属晒赤伯颜该管，倒也罢了。只是你的外孙女儿，可曾许字么？」老头儿道：「尚未许字。」都蛙锁豁儿道：「我的兄弟朵奔巴延，年纪已长，尚未娶亲。我意欲代兄弟作伐，娶你外孙女为室，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老头儿听了这话，暗中想道：「俺从豁里秃马敦迁移到这里来，正恐没有照应，要受本地人的欺负，现在把外孙女给了都蛙锁豁儿的兄弟，他是个堂堂部长，又在邻近的地方住着，俺们岂不很有靠傍么？」想到这里，心内很是愿意，但不知外孙女的意思下如何。便对都蛙锁豁儿道：「蒙你不弃，愿结姻亲，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俺的外孙女，现在车内坐着，待俺去问他一声，免得将来有甚埋怨。」说着就回身到黑油车前，向阿兰郭干说知。此时，朵奔巴延立在一旁，眼睁睁地望着坐在车中的阿

兰郭干。阿兰郭干正在盛年，情窦已开，瞧着朵奔巴延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他的芳心中也不由得生出一种恋爱。见朵奔巴

延向自己呆呆看着，禁不住嫣然一笑，也将一双秋水似的秀眼向朵奔巴延斜溜过来。这一笑不打紧，直把个朵奔巴延弄得神魂无主，全个儿身体软瘫瘫的好像一些气力也没有，几乎倒下地来。两个人正在得趣之时，恰巧老头儿到车前，把都蛙锁豁儿代弟求亲的话，向阿兰郭干说了一遍，问他意下如何。阿

兰郭干心内早已愿意。只因当着许多人未便答应，不觉粉脸红晕，呈出一股娇羞之态，低头无语。老头儿见他无语，遂又催促道：『人家等着回话呢。允与不允，说了出来，俺好去和他说明，何必害羞不言，迁延时刻呢？』阿兰郭干被逼不过，只得含着羞将头点了两点，表示允许这门亲事的意思。老头儿见外孙女答应了，便回身去告知都蛙锁豁儿。都蛙锁豁儿见婚事成就，心下大喜！忙回身招呼朵奔巴延，来向老头儿行甥舅之礼。哪知朵奔巴延直挺挺地立在那里，望着车儿上的阿

兰郭干，一声儿也不答应。都蛙锁豁儿喊了几遍，不见理睬，心内十分焦灼，走上前去，在朵奔巴延背上重重地击了一掌，他方才『哎哟』一声，回转头失张失致地问道：『你无缘无故地打俺做什么？』都蛙锁豁儿忍不住笑将起来道：『你不用发痴了，这头亲事已经说成，快随我去行礼罢。』原来朵奔巴延因为

看阿兰郭干看出了神，都蛙锁豁儿向老头儿说亲的事情，他都没有觉得。

忽然听说亲事已经成就，乐得他心花怒放，随着都蛙锁豁儿，来到老头儿跟前行了礼。都蛙锁豁儿也向老头儿叙了亲戚之谊，订明迎亲的日期，方才分手告别。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飞身上马，奔回阿儿格乃衮山自己的营帐里，预备娶亲的事情去了。

但是在下开首写了这一段突如其来的文字，看官们虽然知道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是蒙古人种，却没有明白二人的来历，未免要说在下胡乱捏造，太没根据了。现在都蛙锁豁儿兄弟回到自己营帐，料理娶亲的事情，在下正可趁此把二人的来历叙明。原来都蛙锁豁儿是蒙古种族，向居中国北方，从历史上研究起来，是古来高昌突厥之故地。在唐朝的时候，本是室韦的分部。

他的始祖名唤乞颜，与邻部构衅，屡次打败，不能存立，来到斡难河旁的阿儿格乃衮山中居住。这座山险峻异常，四面都是层峦迭嶂，内中却有一片平原，土壤肥美，河流紫带。乞颜得了这处地方，知道和他们的生活最为适宜，便在山内支帐居住，把跟随前来的男女，互相配偶，生育渐渐繁盛，遂即成为部落，共推乞颜为主，称之为乞要特。从此生育繁茂，拓疆启

宇，数十传之后，到了都蛙锁豁儿和朵奔巴延兄弟二人手里。这二人都生得身长力大，凡是毒虫猛兽，遇着他们，没有不应手而毙的。因此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的声名远播，人皆慑服。这日因为天气晴朗，塞上春来，兄弟二人在帐中无事，便跨着马出外闲游。无意之中来到不儿罕山下，遇见阿兰郭干，替朵奔巴延定下了亲事。回到帐中，便由都蛙锁豁儿将平日射猎所得的兽皮，一齐取出，拣了鹿皮、貂皮、狐皮各两张；鼠皮、獾皮各四张，等到订定的日期，将来装在车上，朵奔巴延换了一身新衣，命人推了车儿，随着他到不儿罕山下，把阿兰郭干迎娶回来，对着天地，行过了婚礼。双双入帐，成就了百年姻眷。不过三四年光景，阿兰郭干已连生两子。长子名布儿古纳特，次子名伯古纳特。朵奔巴延瞧着两个儿子，十分欢喜。每日里仍同着哥哥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猎，晚上回来便逗着两个儿子玩耍，岁月过度得十分快乐。

哪知天道忌盈，乐极悲生，都蛙锁豁儿忽然一病不起，遽尔逝世。在生之日共有四个儿子，都是性情刚暴、倔强异常。朵奔巴延念着骨肉之情，常常劝诫他们。哪知四个侄儿非但不肯听从他的教训，反把叔父、婶母看同仇人一般。朵奔巴延看了他们的行为，十分生气，料知住在一处，必定没有好结果，便拿定主意，与四个侄儿离开居住。遂往都蛙锁豁儿坟上哭

了一场，携了阿兰郭干和两个儿子，迁居于不儿罕山下。日间带着鹰犬，携了弓箭出外打猎，夜间与阿兰郭干共抚两儿，倒也过得自由快乐。谁料不上数年，朵奔巴延竟生起病来卧床不起。阿兰郭干直急得手足无措，只有掩面哭泣。这个当儿，幸亏阿兰郭干有个妹夫，名唤玛哈戮的，前来看望，替他延巫祈禳。无如朵奔巴延天命已尽，哪里挽回得来！迁延了数日，非但不能轻减，倒反加重起来。朵奔巴延自知无望，便把后事嘱托了玛哈戮，竟是一命呜呼。阿兰郭干盛年丧夫，寂寞寡欢，免不得吊影生悲，终日涕泣。幸得妹夫玛哈戮受了朵奔巴延之托，日日前来替他料理家事，而且知痛着热，体贴入微。阿兰郭干在悲苦之中得了这样一个知己，便把思念丈夫的心，慢慢地淡了下来。

转眼之间，过了一年，阿兰郭干的肚皮忽然膨胀起来。过了数月，居然产下一子。此子产后不上三年，连生了两子。无夫生儿，左近之人皆疑阿兰郭干不甘寂寞，必有外遇，因此窃窃私议。就是布儿古纳特和伯古纳特兄弟二人，也心生疑忌。暗中说道：「我母亲既无丈夫又无兄弟，忽然生下三子，家中只有姨丈玛哈戮时常来往，莫非他与我母做下暧昧事情么？」这话被阿兰郭干闻知，遂命古纳特兄弟入室说道：「我无夫生子，乃是上天所赐。自你父亡故之后，我安心守节，抚养你们，

并无所私。唯每夜安睡以后，便有白光一道，自天而降，从窗

间入内，化为金甲神人，光芒四射，透入我的肚内，遂即有孕。

看将起来，你这三个兄弟，皆是神人降生，将来的福祿，未可限

量。外人议论纷纷，我也不屑与较；你二人乃我亲生之子，也

要生疑，在背地里说我的短长，因此不能不加辩白。」古讷特兄

弟听了阿兰郭干这一番闻所未闻的言语，心中仍不相信，但因

母亲如此说法，不便和他辩驳，面上却现出一种不甚相信的神

气来。阿兰郭干已知他们的意思，遂又说道：「你们不信我的

话儿？要证实这事，极其容易。你们只要在斡寝室左右，窥伺

数宵，有无白光出入，便可明白了。」古讷特兄弟还似信非信地

应声退出。两人暗中议道：「世上哪有白光入腹便能生儿的

道理？我母的话恐是虚言。他既叫我们在寝室左近窥伺，我

们就依了他的话，看可有白光从天上降下么？」两人商约定

了，夜间悄悄地前去偷窥。

未知可有什么发现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貌如花喜谐鸳侶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话说古讷特兄弟因他母亲无夫而孕，连生三子，便在寝室

左近悄悄候着。到了二鼓将阑，果见有道白光，闪入他母亲阿

兰郭干卧室内，直到五鼓时候，方才飞出。古讷特兄弟亲眼

瞧见这样的奇事，方才相信这三个兄弟果是上天所赐，神人所

产。从此以后，不敢在背地里议论他的母亲，并且看待这三个

兄弟也格外亲热。阿兰郭干见他们深信不疑，心中窃喜。遂

将先生的取名不衮哈搭吉，次生的取名不固撒儿只，第三个取

名李端察儿。这三个小孩儿之中，惟有李端察儿最为奇特。

初生之时祥光满室，落地之后啼声洪亮。阿兰郭干知道他不

比寻常，格外钟爱，小心抚养。

时光迅速，眨眨眼李端察儿已是十余岁。阿兰郭干忽然

受了感冒，生起病来。到得弥留之时，五个儿子皆在床前伺

候。阿兰郭干含着眼泪，嘱咐五子道：「你们兄弟，皆是同胞

所生。我死之后，须要互相亲睦，万勿自启猜疑，致为外人所

乘。』说着，便命李端察儿取了五支箭来，令兄弟五人各折一支。五人奉命，应手而断。阿兰郭干又命五人将箭合在一起，捆做一束，叫他们轮流着尽力折箭。哪知用力折去，皆不能断。阿兰郭干道：『这箭分开了，就容易折断，合拢了就不能折断，可见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你们兄弟五人，就如这五支箭一般，须要互相和睦，万勿分开。倘能牢记此言，我死了也就瞑目了。』五子都唯唯应命，阿兰郭干遂即逝世。

殡葬已毕，布儿古纳特头一个便倡议分析。李端察儿不以为然，向他说道：『哥哥忘记了母亲临终之言么？』那五支断箭还在着呢。怎么母亲骨未寒，便要分析？』布儿古纳特哪里肯听他的话，遂自作主张，将家中所有之物分为四股，每人各得一股。唯有李端察儿，一人向隅，丝毫未曾分与。李端察儿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也是母亲所生，因甚你们皆有家产，独外我一人呢？』布儿古纳特道：『我并非不分给你，因你年纪过小，不能执掌家产，倘若分给了你，必为外人所夺。现在将家中的一匹秃尾马给了你，所有你的饮食，都由我四人轮流着供给罢。』李端察儿尚不肯依，无如他们一口同音，赞成布儿古纳特的办法，料知争亦无益。当下分析既毕，李端察儿除了——匹秃尾巴之外，丝毫没有分得，心内愈想愈愤道：『我也是——一个男子，为什么住在这里受他们的欺负，何不另行谋生去

呢？』遂即牵出了那匹秃尾马，挂了刀剑，携着弓矢，腾身跨上马背，也不向兄嫂告辞，竟自离家而行。心内并没一定的方向，随着马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到了巴尔图山。

这座山麓有条大河，弯环曲折才入里面，沿河岸都是参天老树，草木甚是繁盛。那秃尾马走得已经疲乏，见了水草，奔向前去，任情吞噬。李端察儿四面眺望了一番，见这地方十分幽静，口中自言自语道：『我瞧这里山重水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正合我的生活，何不在此居住下来呢？』当即飞身下马，把秃尾马系在树根，任它嚼草。从腰中拔出刀来，砍树伐木，支架起来，用草覆盖于上，居然造成一间茅舍。在内存身，取出所带的干粮吃了一饱。到得次日，登高瞭望，适见一头大鹰攫了野鹜，在那里啄食。李端察儿喜道：『我一人在此，那匹马可以做我脚力，再取了这鹰做我的伙伴，搏取食料，岂不添了绝好的助力么？』当下拔下马尾结成一绳，打了个圈，蹑手蹑脚，轻轻地来至大鹰背后，将绳圈对准鹰的颈项，抛将过去，恰恰把鹰套住，牵了过来，捧于手内。对它笑说：『我孤身无依，你正可与我做伴，从此以后，你我各不相离，寻取野物，以延生命，可好么？』这大鹰好似懂得言语一般，绝不倔强，听他的命令。李端察儿调驯了这鹰，果然得它的助力不少。每天搏取的野鹜小鸟为数甚多，吃不了许多，将剩下的食物挂在

树上，晒干了贮存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来，食料十分富足，可以不忧匮乏。只有一件，思饮马乳，无处可得，心中甚为不快。

这日清晨，登山眺望，遥见巴尔图山左，有炊烟飞起。李端察儿心下想着：『那边既有炊烟，其下必有居民，估量炊烟飞起的所在，距离这山并不很远，何妨前去寻觅居民，向他们乞取马乳呢？』主张已定，遂即徒步下山，直向那边走去。行不到半里之遥，果有一丛人民结帐而居，约有数十家之多。正有一个少年，在帐外挤取马乳。李端察儿见了，不禁馋涎欲滴，径趋少年之前，向他乞取。少年道：『这马乳乃是俺全家的饮料，如何可以给你？』李端察儿再三相求，少年只是不允。惹得李端察儿性起，猛飞一脚将少年踢倒，将盛马乳的皮桶抢在手中，回身要跑。不料那少年高声叫喊，顷刻间各帐篷里走出许多人来，把李端察儿拦住。那被踢在地的少年，也已腾身跃起，大声说道：『不知哪里来的野人，强抢俺的马乳，你们休要放他逃走。』众人不待言毕，一齐上前捉拿强盗。李端察儿见他们来势汹涌，也不慌惧，连忙放下手中的马乳桶，大吼一声，向众人扑去。众人围上前来，将李端察儿裹在垓心，你拳我脚，如雨点一般乱打不已。李端察儿独自一人敌住十余个大汉，格避躲闪，忽起忽落，矫健异常，没有一人能够近得他

身。正在狠命死扑的当儿，那帐篷内又走出一个年约六七十岁须发皆白的老者，身旁随着个怀孕的妇人。见李端察儿抵敌众人十分勇猛，老者连声赞道：『好个英雄少年，决不是没有来历的人。』那怀孕妇人听了，便向老者含笑道：『何不止住他们问个清楚呢？』老者点了一点头，向众人喝道：『你们不要乱打，且停了手，老汉自有话说。』众人听了，一齐住手不打。老者向李端察儿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到这里来骚扰？』李端察儿道：『俺本是阿儿格乃衮人，因与兄嫂不和，独自走了出来，暂住巴尔图山，缺少了马乳，无从置办，来此寻觅。不意那个少年出言不逊，是俺一时性发，把他一脚踢倒，因此厮打起来。』老者道：『为了区区马乳，何至死命相搏？你既无从取办，便在俺们这里取些挤现成的去就是了。』李端察儿道：『你们若肯给与马乳，俺也不白要你们的。俺那里野物很多，情愿把来相换。』老者道：『如此也好。』当下分了些马乳给他。李端察儿果然取了些余存的野物送给他们。反因一场厮打，结成相识了。从此李端察儿每日必去换取马乳。两下熟识之后，方知那地方叫做札儿赤兀，共有数十家居民，并无部长管领，随意居住，如同散沙一般。

李端察儿旁的事情都不关心，唯有对那日厮打的时候跟随老者身旁的怀孕妇人，他却念念不忘。每次到札儿赤兀来

取马乳，总要和这怀孕妇人兜搭一会。这妇人叫做李端哈屯，是那老者的媳妇。他见李端察儿生得年少英伟，心内很是喜爱。李端察儿到来，李端哈屯总要迎了出去闲谈几句，多取些马乳给他。因此，李端察儿时时記念李端哈屯，要想和他细叙衷曲，却因自己孤掌难鸣，恐怕弄出事来，敌他们不过，只得忍耐住了。这日臂鹰跨马，又到札儿赤兀来取马乳。忽见一人迎将前来，高声喊道：「李端察儿，你怎么抛弃了我们，独自来到此地呢？我惦念得什么似的，快快随我回去罢。」李端察儿抬头看时，乃是自己的哥哥不衮哈搭吉。原来李端察儿不别而行，众人皆不在意，唯有不衮哈搭吉时时惦念，屡次要出外寻觅，都被布儿古讷特阻止。过了些时，不衮哈搭吉也不向兄弟们说知，独自前来寻觅幼弟。到了札儿赤兀，向居民探问，都说有个少年叫做李端察儿，每日必来取一次马乳，你只在此守候，不久就要来了。果然不多一会，李端察儿已臂鹰跨马得得而来。不衮哈搭吉上前迎着，兄弟相见，执手叙别，欢然道故。不衮哈搭吉叙说记忆念的情形，劝李端察儿回去一同居住，李端察儿不肯答应。不衮哈搭吉道：「当初分析的时候，令你一人向隅，都是布儿古讷特的主张。但也因你年轻无知，不能掌管家资，所以不分给你。自你出走之后，我曾埋怨布儿古讷特，他也很觉懊悔。兄弟们如手足一般，哪有不解的怨恨。你

可随我回去，不要执拗。」李端察儿听了这话，虽然心动，还不肯慨然允许。不衮哈搭吉道：「兄弟，你忘记了母亲临终时的嘱咐么？那五支折断的箭，还存着呢！」李端察儿记起阿兰郭干临歿之言，心内感动，方才答应跟随不衮哈搭吉一同回去。不衮哈搭吉见他已允同行，心中大喜，便领着李端察儿，致谢了札儿赤兀的居民，回到草舍。将晒干的野物等件收拾起来，携带回去。

那李端察儿回去了没有两日，札儿赤兀的居民便遭了大祸了。原来李端哈屯自李端察儿去后，心内虽然郁郁不乐，但也没有法想，只得仍过他的生活。这日，正提着水桶在河边汲水，忽见李端察儿带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健汉，匆匆奔来。李端哈屯一眼瞧着，心内很是惊喜，忙将水桶放下，迎上前去道：「李端察儿，你又到我们这里来饮马乳么？」李端察儿道：「我家马乳多得很，哪里用得着你们的。我此番前来，乃是特地迎接你到我家去的。」李端哈屯将头一偏道，我与你素无往还，迎接我到你家去做什么呢？」李端察儿道：「迎接了去，自有好处给你的。」此言刚罢，突然把李端哈屯拦腰抱住，飞身上马，疾驰而去。札儿赤兀的居民听说强盗将李端哈屯抢去，慌忙集众追赶。不意又有许多强人手执刀枪，一拥而来，大声喊道：「谁敢动一动，立刻结果他的性命。」居民出其不意，吃了

一惊。有几个回身逃跑，刚才举步，已被强人一刀两段送了性命。众居民见了这般情形，顾命要紧，哪里还敢违抗？只得站立不动，任凭那些强人动手绑缚，并将家财牲畜满载车上，然后带了被掳的居民，一齐回去。

看官，你道这群强人从何而来？只因李端察儿随了不衮哈搭吉回到家中，见了布儿古纳特等人，兄弟相聚，前嫌尽消。李端察儿深爱李端哈屯生得美貌动人，一心要把他攫取了来，便向众人提议道：「札儿赤兀的居民没有部长管束，随意散处，绝无防御。古语说的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飞，我们若去掳劫，必然慌乱无主，不能抵抗，束手就缚。倘若把他们劫掳了来，不但金银财宝、子女玉帛，尽为我有，男的还可以做奴仆，女的可以做妻妾，岂不快活极了么？」布儿古纳特原是个贪财好色、嗜利忘义之徒，听了李端察儿的言语，头一个拍手赞成。当下部绪停当，命李端察儿为前队领路。不衮哈搭吉与不古撒儿率众继进，布儿古纳特自与伯古纳特做后队，分别进行。李端察儿一心念着李端哈屯，到了札儿赤兀，打听得李端哈屯在河边汲水，连忙赶向前去，把他劫了回来，拥进帐去，自寻欢乐。李端哈屯本来爱着李端察儿年少英挺，此时被他劫来，正合心愿，自然乐意相就，并无推却了。布儿古纳特同着不衮哈搭吉兄弟四人，将札儿赤兀居民的家资金帛和人物

牲畜，收罗得一物无余，一声胡哨，回转家来。检点同去的人，一名不缺，单单不见了李端察儿。忙向众人问：「可知李端察儿的下落？」早有跟随李端察儿的健汉说道：「他早已抢了个怀孕妇人，回至家中，在后帐取乐去了。」布儿古纳特听了，也不言语，只将札儿赤兀的居民牵了前来，一顿威吓，令充仆役。

这些居民做了俘虏，哪里还敢倔强，要想保全性命，只得唯唯听命。布儿古纳特便命松了绑，在帐外伺候，静听号令，这些居民含泪退出。又将所有掳来的财帛牲畜，安排停妥，李端察儿方从帐后踱将出来。布儿古纳特笑道：「兄弟大喜了，新妇想必美丽得很。」李端察儿道：「我正要叫他来拜见哥嫂呢。」一言未毕，李端哈屯已从里面出来，云鬓松散，星眼斜睇，好事方毕，略带微喘；又因怀孕在腹，转折不便，格外现出可怜之态。布儿古纳特等齐声喝采道：「这般美貌，真可配得我弟！」李端察儿一一代他引见，李端哈屯含着娇羞行罢了礼，方才退去。伯古纳特在旁瞧着，不服气道：「这回的事情，完全造化了李端察儿一人。他是个小兄弟，反占了便宜，使做哥哥的落后，如何使得？」不衮哈搭吉道：「这事是他发起的，使我们得了许多财帛牲畜，又有许多俘虏充作仆役，以供使令。要算他是个头功，自然要占些便宜的。」伯古纳特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李端察儿有这样的美人作伴，我们没有，未免

令人瞧了眼热。』李端察儿道：『这有何难，那俘虏里面我知道很有几个美貌妇女在内，哥哥们只要挑选中意，令他入侍，他敢不从么？』布儿古纳特连声道：『不错！不错！还是你有主意。』伯古纳特等人也复异常高兴，当下走出帐来，选了四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带入帐内，一人拥着一个，追欢取乐。夷狄风俗，本来不知什么叫名节，那些妇女又处于威胁之下，自然是奉命惟谨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幹难河游猎遇美妇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话说李端察儿劫得李端哈屯据为妻室，到了怀孕足月，居然生下一子，取名为札只刺歹。过了一年，李端哈屯又产一儿，名唤巴阿里歹。李端哈屯连生两儿，丰姿顿减，美色已衰。李端察儿觉得不甚称意，又在邻部娶了一女，并把陪嫁来的女佣也据为妾媵。后娶之妻生一子，名叫合必赤。其妾亦生一子，名为沾兀列歹。合必赤之子，取名篋年土敦。篋年土敦生

子八人，从此滋生繁昌，族类众盛。到第五代上，便出了一个哈不勒，这哈不勒生得雄健异常，力敌万人，开疆拓土，邻部慑服。因此各族俱皆畏惧，推他为蒙古部长，称为哈不勒汗。其时金主晟在位，正当全盛时代，兼并辽地，兴兵南下，占据三镇，倾覆两河，直达汴京，掳了徽、钦二帝，逼迫宋高宗至临安。威声所播，中原丧胆。哪里知道一意前进，后部空虚。哈不勒汗却乘着这个机会，崛然而起，雄长朔方。金主晟闻得哈不勒的英名，宣召入朝，哈不勒绝不推辞，仅带壮士数人，驰赴金都，谒见金主。金主晟见他身材雄壮，气宇轩昂，知非常人，设宴款待，并飭臣下优加敬礼，不得藐视。

哈不勒汗外貌虽甚诚朴，衷怀却颇狡猾，每逢宴饮，恐受金人暗算，略饮数杯，即托词更衣，离席出外，背着他人呕吐食物，重行入席。因此饮酒百觥，不现醉色，食尽八簋，不觉其饱。金人素称善于饮啖之壮士，也甘拜下风自叹不如，所以金邦君臣共相叹异，称为奇人。这日适逢金主大宴群臣，哈不勒汗亦得预筵。忽然兴发，连饮料十巨觥，遂有醉意。在大庭广众之中，显出了毡裘毳帐的故态，居然立将起来，手舞足蹈，大唱胡歌。歌唱已毕，又大踏步奔向金主御座，以手捋金主之须。在廷诸臣，大声呼唱；武将皆拔佩剑，欲将哈不勒汗立即砍死。幸得金主此时方欲怀柔远人，不加计较，反叱退群臣，

和颜悦色地对哈不勒汗道：「卿且入席饮酒，不要上来。」哈不勒汗趁着一时的酒兴，现出故态。及在廷诸臣大加呵叱，已将酒意吓退，正恐金主加罪，异常惶惧。嗣见金主并不加责，反用温言抚慰，便乘势谢罢，重行入座。席散之后，金主反赐帛数端、马数匹，优加慰谕道：「席间小小失仪，朕不介怀，卿可无惧。卿来此已久，可即返辔，从此当感念朕恩，永为藩服，无萌异志。」

哈不勒汗谢恩而出，连夜驰归。及金邦大臣，闻得遣归哈不勒之事，一齐入谏金主道：「哈不勒素具不臣之心，此番入朝，正如鸟投樊笼，鱼游釜底，执而诛之，不过一匹夫之力，奈何纵虎归山，自贻大患！」金主闻得廷臣之言，方才懊悔不该放他归国。遂又遣发使臣，欲将哈不勒追回。哪知哈不勒早有戒心，得了金主遣他回国之命，绝不停留，朝夜奔驰到国内。等得金使驰至，他却聚集人马，然后接诏。听得召还之命，便正颜厉色地对使臣说道：「你国乃堂堂大国，你主乃堂堂君主，昨日遣我归，今日又令我出，出乎反乎，是何意思？这样的诏旨，乃是乱命，我不便遵行，请你回去报知你主，说我哈不勒堂堂男子，决不受他人的欺侮。叫他不要有意戏弄。」金使见他出语强横，不敢多言，只得垂头丧气而返。过不到几天，又有金使到来，恰值哈不勒汗出外射猎。其妇翁吉拉特氏，率领

部众出外欢迎，将自己所居的新帐，让金使居住。等到哈不勒汗出猎归来，闻得金使又至，便对部众说道：「这次的使臣，必定又来召我，意欲将我召去，加以谋害，杜绝后患。我岂是他戏弄的人。即当将来使杀却，张我威风，绝他妄念！」部下听了这话，一齐不敢答应。哈不勒汗道：「你们绝不声响，莫非怀着异心么？你等若不助我杀却金使，我当先杀你等，以泄忿恨！」说罢，怒目而视，须眉飞动，发皆上指。部下莫不畏惧，连称遵命。哈不勒汗便一马当先，冲入帐中，手起刀落，将金使砍成两段。部下一同赶上，将随从人等，也杀得一个不留。

这消息传达金廷，金主大怒，传旨命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胡沙虎懦弱无能，奉了旨意，不得不行。到了蒙古境内，不知地理，不谙兵法，直向前进。哈不勒汗早已探得金兵征讨的消息，率领部众，退入深山，用坚壁清野的法儿来困金人。金人往来蒙地，不见一人，粮食已尽，进无所掠，退无所掳，眼看待毙。胡沙虎没有法想，只得传令退兵。哪知退到分际，一声胡哨，蒙古兵漫山遍野而来，刀枪齐施，弓矢如雨。金兵锐气已随，遇着这奋不顾身的蒙古兵，哪里还敢恋战，弃甲抛戈，乱窜乱奔，被蒙古兵大杀一阵，真个是血流如渠，尸积如山。胡沙虎还算见机得快，拍马先逃，方才得着性命，不致弃骨沙场。哈不勒汗得了胜仗，愈加瞧不起金邦，秣马厉兵，专待金

人到来和他厮拼。恰值金主晟病逝，从孙亶继承大统，因其叔挾懒专权擅政，便与叔父兀术定下计策，杀了挾懒。挾懒的遗族逃奔哈不勒汗处，求他兴兵报仇。哈不勒汗立即应允，入寇金边，连夺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金邦无人能够抵御。金主亶只得与宋议和，调回能征惯战的兀术，专防北边。那知兀术虽是百战百胜的大将，遇着蒙古兵也难得手。大小数十战，迁延了一二年，总是不得便宜。兀术乃是久经大敌的人，知道身入重地，师老饷匮，若再相持下去，必蹈胡沙虎的复辙。决计将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割畀蒙古，又每岁许他牛羊若干头，米麦若干斛，且册封哈不勒汗为蒙古国王，方得罢兵修好。这乃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的事情。

自此以后，哈不勒汗的威名大震，声扬漠北，非但邻近各部不敢携贰，便是金邦也不敢小观了他。到了卧病临殁的时候，虽然生有七个儿子，哈不勒汗说他们皆非大器，不能主承宗祧，传他的兄弟名唤俺巴该的来至榻前，付托大事，命承汗位。益吩咐自己的儿子，须要遵着遗命，敬重叔父，不得争夺。嘱咐既毕，溘然而逝。俺巴该遂即嗣位。哪知嗣位未久，偏又闹出一件事来，竟与邻近的塔塔儿部结下不解之仇，大动干戈，连俺巴该的性命也因此送却。你道是什么事情？原来蒙古的风俗，异常迷信鬼神，无论什么人生了疾病，并不延医服

药，只请了巫者前来祈祷。那巫者说的话，就如金科玉律一般，奉行唯谨。哈不勒汗有个妻弟，名唤赛因特斤，生了疾病，便延聘塔塔儿部的巫者前来看视。那巫者说赛因特斤触怒了神道，故降此罚。若要痊愈，必须日夜祈祷，挽回神怒。赛因特斤的家人期望病愈，自然满口应承，用了许多财帛，留巫者在家，日夜祈祷。哪知延了数日，绝无灵验，赛因特斤就此死了。他的家人花了许多财帛，心内如何甘服？便说那巫者谎骗金钱，毫无灵验。巫者也不相让，两人拌起嘴来，惹恼了赛因特斤的家人，拔出刀来将巫者一挥两段。

这巫者乃是塔塔儿人，信息传到塔塔儿部，他们如何还肯甘休，便起了人马，前来报仇。哈不勒的儿子闻得塔塔儿部侵犯他的母族，连忙领了部众前往救援。哈不勒七个儿子之中，要算第六子合答安最为勇猛，挺着一杆长枪，舞动起来，如雪花一般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塔塔儿的部长木秃儿和他交手，不上几合，被合答安一枪刺伤，跌下马来。幸亏左右抢救得快，方才保住性命，败了回去。木秃儿的伤势受得甚重，医治了一载有余，始能平复。又起了大队人马，要报这一枪之仇，连战数阵，不能取胜。木秃儿心中愤怒，奋勇冲突，恰恰遇见合答安举枪便刺，木秃儿措手不及，竟被合答安刺中咽喉，死于马下。塔塔儿的部众见部长已死，仓皇奔逃，合答安挥兵大